

## “什么是中国”，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吸引了众多大咖学者的热心追捧？



河北山 2016-10-29 14:47:13

偶然看到一个网站，才知几天前在北师大召开了名为“思想与方法——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研讨会。会上就所谓的新清史、汉化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同时还举办了一场有五百多听众参与的由葛兆光、欧立德、汪荣祖、宝利格几位大咖主持的关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对话会”。圈里人都知道，这几位在学术上的地位，葛、汪算是中国人，欧、宝算是老外。当我看到他们的言辞，才知道美国人多么的老谋深算。也感然中国学者的脑洞之大。

“中国何以成为问题？”依葛兆光先生说，有三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成为问题”：一个是北宋时期，当时因有夏、辽、金等周边王权的存在，宋王朝已不能用传统的夷狄、五服之类去看待它们，便生成了这一问题；一个是晚清时期，有过满汉之别，在当时的康、梁与孙、章之间，也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纷争；一个是当下面对周边国家与民族问题而生出的“何为中国”之问题。坦诚地说，葛先生所说的问题都存在，但并不能因此而产出所谓的内、外之别以及“什么是中国”这种匪夷所思的问题，因为葛先生虽是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但在历史认知上出现了恍惚和困惑。

正是这种恍惚和困惑让西方学者专了空子，使得葛先生的问题放在当下语境下，更容易造成周边的纷争与民族撕裂，应该说所谓南海局势与西藏、新疆问题都与此有关。只中国的学者似乎不认为这是美国制造的，也正如葛先生所言的“焦躁”其实是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成功而自卑产生的。我因此说这是美国政府支持的智库玩的一场学术阴谋，中国学者甘然“随君入瓮”，这么说虽然有些情绪化，那么我从几个角度来帮助学者们补上脑洞：

一：关于“中国”：中国这个概念恐怕周时就有了，当时中国王朝认位居于天下之中，所以号称“中国”。这个概念与当下的“中国”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差别在于当下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合成的近现代国家概念，与美国、英国等一样，是历史截面上的既成事实。其与历史中国有传承关系、也有时代性的不同。因此以当下时代的语境提出的“中国问题”与历史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是一个混淆历史存在与时代存在的伪命题。

二：从地理上说，最初中原王朝主要是黄河与长江流域、及其四方延伸构成的。在历史过程中，这个疆域有伸有缩，并非完全固定。正如葛先生所说，它有一个“核心区”——但必须承认，这个核心区有时也会发生漂移，譬如南宋。但无论如何，从地理角度而言，中国的疆域只存在“伸缩”，不存在“消失”。这与西方国家或美国有很大不同：历史上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消失了，而之后的英法德都是在 15 到 19 世纪逐渐形成的，最终稳定为民族国家。美国则是独立战争后才有的国家。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西方国家与美国才真正有所谓的“国家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什么是中国”这样可笑问题。

三：从民族上说，汉民族的概念是在汉王朝出现并最终成为中原“民族”认同的概念，它本身是多元的，但有核心主干。伴随历史过程，无论前后，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大家庭，都是不同

民族在主干民族粘连下形成的血缘、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关系。这种关系不独在中国存在，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存在。譬如英国，我们几乎不知，英吉利人是何种，只知英吉利人是在赛特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诺曼人等等殖民基础上形成的，最终在伊丽莎白时代形成了一统化认同，有了“英吉利人”。换言之，在民族问题上，中华民族有一个核心与多元并存和溶解的过程，而诸如英、德美等更多拼贴性与强制性。因此，如果说“何为中国”是由民族问题发生，那英、德、美的问题只能更严重。那么，现代社会是否因一种“普世性价值”促成的认同消解了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呢，这又是一个伪命题。以美国为例，其民族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美国政体促成的政域美国公民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大矛盾；二是殖民导致的种族问题。西方学术界以民族问题企图撕裂中国，一方面是其阴险算计，另一方面是历史滑动导致的政域新形态所形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此不尽言。

四：从文化角度来说，通常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平台是中华文明，即中国文化。它主要包括儒、道，也包括后来的佛教，这些文化同样是在主干上实现了多元融合，这种融合甚至扩展到周边以及东南亚。因此，若单从文化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范畴更大些，认同度也相当紧密。只是到了西方强大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张，也即所谓“现代性”，才对中华文化造成认同冲击、甚至是自我认同的疑惑。由此，从晚清失败之前看，不存在文化上的“中国问题”，当鸦片战争以后，这一问题才严重起来，然而我们看到至今日本等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依然是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相反，西方各国的文化认同还需更长远历史延伸去考量。至于文化认同中的多元文化冲突，在任何一个时空关系中都存在，不独中国。以此去否定“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显然更缺乏历史常识。正因如此，正如此会议所言的“汉化问题”，汉化不是中国王朝强行推广的结果，更多是自愿选择，譬如元、清。同当下欧美的文化霸权相比，中国文化不是因强势地位和霸权侵略促成的，而是由文化魅力吸引的。不正视这种历史事实与真实，就是从进化论和历史结局倒推历史认知的荒诞。诚如葛先生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什么是中国”这一伪命题的讨论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五：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往往会牵涉到夷狄之辩，这从三皇五帝时便有了。但这不是强者对弱者的蔑视或忽视，而是在当时的力量对比及文明比较中，中国没有对等性的种群或政体。以此说中国古有排外或拒外便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反观当下的美国，同样以其强势霸权把阿拉伯国家或中国斥为封建、专制、落后、愚昧等等——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六，从“国家”来说，国家是近当代的政体概念，在中国只有王朝的概念，没有国家这种现代性含义的概念。我们不能拿现代性的国家概念去套在唐、宋、元、明、清上，因此我只能说这些学者从“学术语境”所探讨的“什么是中国”真的真的是脑洞大开的结果，中国学者一担进入为他们所崇尚的“学术语境”，便忘怀了自我，不知其以为纯粹化的学术，其实正是西方构筑的观念秩序的一部分，遵循这种所谓高尚的学术语境，便掉进了西方精心安排的价值陷阱，成了可悲的被安排的听命者。

我不想更多的列举历史事实，去与这些高级学者讨论什么“什么是中国”的可笑问题，我只想提示这些从人格学品上令我尊敬的学者们要认知一个“学术范畴”：“什么是中国”至少在这次研讨会上体现的是中国疆域史。如果以中国疆域史去认知中国历史，并套解民族、文化等的关系，就会出现内、外之别的伪现象，正是这种伪现象会造成中国的民族撕裂与文化撕裂。当我看到欧立德先生的言辞时充分证实了我的判断。

这位来自哈佛的美国教授或许是《新清史》的主编之一，而所谓的《新清史》同样令人怀疑

其学术动机。欧立德的言辞看上去没有任何“价值判断”——这正是美国人玩阴谋的高超所在。他们在公正、客观、科学、理性的掩盖下，通过转换语境和偷换概念而将其价值渗透进去，欧先生没有直接指“什么是中国”，却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帝国”概念。在他看来，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并没有这个概念——请原谅他的无知，秦始皇就号称为“帝”的。问题不在这里，他先是说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初，“帝国”都是与“帝国主义”一起出现的。这种关键词考证有几重隐喻，一，中国从来没实现过对多民族的征服，因此就没有资格称为“帝国”，而罗马就可以叫帝国，英国（不列颠时代）也可以叫帝国；二，帝国主义这个词虽是中国出于政治政治仇恨借用或使用的，但也意味着这时的中国是瘦弱不堪的小国，换言之，在欧立德那里，中国从来就没有大过，几千年以来都是“自大”而已，是一个小 case。欧先生忘了罗马当初的小和英国发狂之前的局促。紧接着，欧先生借转换语境偷换了概念。在他看来，以前的“帝国”研究偏重于古代，近些年有了“新帝国史”的研究，其越发热闹原因，“一是苏联解体，二是美国在阿富汗等地发起的战争”，表面上看，这种新帝国描绘，都是否定性的。但别急，欧先生的巧妙还在后面，在这一层里，欧先生隐喻的是苏联帝国崩溃、美国帝国崛起的“新帝国史”，这还不是他想说的重点。他的重点其实是，“帝国形态背后的相似性，对思考不同族群的政治组织的人来说非常有用，以往对帝国的思考大部分在欧洲，一部分注意力也会放在亚洲、非洲等地，但新帝国史呈现的是全球化、是全球史，我觉得这个历史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说的多好听，可一层层剥下来，就全是“美味儿”了。在“但”字之前，欧想说明的是有过强大的帝国主要在欧洲。在“但”字之后，欧所隐藏的则是可以统治全世界的“新帝国”美国。这个“新帝国”与以往帝国不同，是要在“全球化”和“普适性”的推广下书写伟大的“全球史”。这让我联想到了“嗨！希特勒”。欧先生对中国还挺他妈照顾：“这个历史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放狗屁，中国一直存在，为什么不该有中国的位置？当然，欧主要还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说中国要接受“新帝国”的安排，听任“新帝国”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找一个位置，这才是美国人的狂妄，你若是不接受“新帝国”的全球化安排就灭了。我也终于知道美国人推销其《新全球史》的用心了。

我不知是谁翻译的欧立德这名字，叫欧缺德更合适些。只是中国学者别这么缺才好。附带说一句，请读者不要拿政治或“国粹”来看我，我本人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中国人而已。对于学术，我久在其圈，却深入此道。我在批评张维迎的一篇文章中写过类似的话：知识的愚昧比无知的愚昧更可怕。希望北师大能公开这次会的经费来源，同时也希望参会的一位名叫赵刚的来自美利坚的学者不是中国人。我本人尊重任何自发自觉的思考，反对任何诱发强加的观点。我突然想到了测不准原理，当学者们兴奋于发现历史的某种真实，却忘怀了初衷；而当他们自以为站在了客观、公正、理性、科学面前主张真理的时候，不幸的是他们忘了自己是谁。好在美国人清醒，在售卖他们的度量衡的同时卖出了他们的各色产品。